

青春絮语

原筱菲◎著

时间之伤

苏州大学出版社



时间之伤

- 92

散文诗集

原筱菲 著

I227
Y932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之伤/原筱菲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1137-401-8

I.时… II.原…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919 号

时 间 之 伤

著 者	原筱菲
策 划	吴培华
责任编辑	吴培华
设计制版	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 编	215021
电 话	0512-67258835 67258815(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张 8.75 字数 86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401-8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喜欢未来的理由

——序原筱菲《时间之伤》

生命中的许多经历,让人有时凸起,有时沉陷。我坚持相信一种结果,首先来源于一种态度。抱着对未来的期待,我们在面对现实事物的惆怅时,能够选择若无其事。我们喜欢未来的理由,是我们认真生活的力量,更是相信展开我们梦想的只能是未来。

“让宁静和梦想只在晨露里盛开”。1993年出生的原筱菲以诗歌的方式亲近了生活之后,没有简单复现少女季节的绚丽与烂漫,而是选择在晨露的清纯里宁静下来。很难想象,16岁的她已能认知现实的世俗与精神的高贵之间的平分秋色。“其实我与这个世界的交融只需要一半就好……而另一半属于我自己的,属于尘世之外的独立风景。”与现实世界的融合程度,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能力,而融合后的精神独立则显现了他的生存姿态与生命品格。从心里讲,我不想让原筱菲过早地深沉,反而希望她能充分享受这个年龄的色彩斑斓,童言可以无忌,在这个大人们都屡次犯错的世界,一位少女即使讲错了什么也是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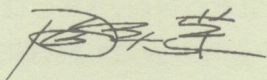
但她偏偏把几近于思想的深沉思考提前,在《寂寞的美丽》一诗中,她说:“风雨之后只剩我空空的一人,站在秋风的边缘,呆呆地伫立。”把寂寞看做美丽,其实已抵达极高的生命境界,我们可以反问:美丽,就一定需要寂寞?在《影子》中,她写道:“我想知道它到底是谁,那么抽象却又形影不离?”作为独立的人格,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成为影子,但谈及忠诚,谈及在人生的任何阶段能对我们

不离不弃的恰恰是这些影子。我在数月前亦写过一章《看着影子》：“看着影子，我知道光明的方向，那一定是许多人温暖的远方。”原筱菲对影子的设问是惆怅起影子与她之间的关系，而我已人到中年，对影子的解读当然更侧重于暗与亮，经历了一些世事沧桑，我仍然对“光明的方向”充满信心，因为我非常想告诉别人温暖源是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值得我们去热爱的。

而在她把这本散文诗集定名为《时间之伤》时，我的内心感到一阵惊叹！我不觉得“伤”是作“损害”解，只是觉得时间在“起作用”，它远非一块腕表在我们的腕背上咬下痕迹，它只是一路向前，中间有一段路程可能与我们众人有关。然后，它继续向前。我们的热烈、我们的孤独、我们的欢乐连同痛苦，都淡成一缕轻尘。天生带有诗歌特质的原筱菲偏偏又习上美术。艺术家天生对时光敏感，因为每一个画面都潜藏着时光的痕迹。

直到今年9月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她。长得文静，但仍是那个稚气未改的小女生形象。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一个陌生的场合丝毫不掩饰自己鲜活的好奇，同时又善于聆听。灵梵在介绍她时说：“这就是原筱菲，是个可爱的孩子。”而这个“可爱的孩子”身处令人眩目的社会，却偏偏选择诗歌与绘画。

一个有文化感染力的民族，她不仅具有了悠久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她一定具有更远的未来。作为“我们”散文诗群最年轻的成员，原筱菲以这本精美的散文诗集实现了“开花的意义”，也为我们在这个冬天找到了又一个喜欢未来的理由。



（诗人，笔名北京老风，《诗刊》社副理事长）

2009年11月25日 凌晨于老风居

从童话的蛋壳里探出头来看到的天空

——序散文诗集《时间之伤》

“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以下简称“我们”)的结成,可以说是属于一场散文诗这种文体的自觉美学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全国的 100 多名诗人和散文人的踊跃加盟,让这场美学实践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文坛产生了影响。在这半年多来,我们初步检阅了当代散文诗创作的整体实力,几次集体亮相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为我们证明了这种文体具备广泛的读者群,这些当然只是刚刚开始。而在这初期阶段,我们觉得最大的收获并不在于挖掘出多少好的散文诗作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遇见了一些充满未来可能性的作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原筱菲。这些作者的出现让我们对于散文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这里我不用“发现”而使用“遇见”,那是因为“发现”过于自以为是,本来就存在着,这种存在没有“我们”的发现也依然存在,也会留下他们的作品。而“遇见”则是以认同这种存在为前提,从肯定这种存在已经存在的角度出发,由于“我们”的出现,让这种存在可以尽快获得比较明确的自身发展方向,从而为未来的写作确立坚定的探索目标,这才是“我们”的意义。“我们”的出现必将促进更多的人认识到,散文诗并非小感触,并非亚文学,这是一种充满无限可能性的

文学形式,让许多人感到散文诗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文体。

我说的“充满无限可能性”,不仅仅指的是散文诗可以让每一个作者的才华得到极致的展现,可以包容所有文学艺术的精华于一身进行最自由的表现,还想说明散文诗这种体裁适合于所有年龄层的作者进行文学探索的尝试。原筱菲的出现,为我的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依据。我们当然应该承认人的才华是有高低的,天赋确实是存在的。原筱菲的才华和天赋都是同龄人中少见的。我以前没有读过她的诗,也没有看过她的摄影和绘画作品,但仅凭她第一次寄来的散文诗以及这次接触到的这本散文诗集,足以让我惊叹自己与一位天才少女相遇了。她是我所见到的散文诗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她的某些作品,无论是文思、文字还是更深层的散文诗美学意义,都已远胜过当代的许多写了半辈子散文诗的人。

1993年出生,一个16岁的少女(许多作品应该写在16岁之前)可以写出如此成熟的作品实在令人惊叹!这一方面来自于这个孩子超人的天赋与思想的早熟,另一方面我想应该与散文诗这种文体的美学特征有关。新诗写作需要激情、敏感与前沿思想,这是青春的艺术,散文写作需要历练、品质与学识积累,这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艺术,而散文诗则不同,既适合于承载少年愁、青春梦,也适合揭示中年人的艰难困苦,老年人的沧桑谛悟,也就是说从少年到老年都可以使用这种文体亲近文学。虽然林以亮先生认为,要写好散文诗,必须首先是一流的诗人或者一流的散文家不可。笔者一方面赞成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想说出林以亮先生没有说出的更为深层的、属于这种文体的美学意义,那就是作者有多少能力、多少学识、多少才华,就会有多高的成就。散文诗是一面才华的镜子,有勇气的人才敢走近它。

作为 16 岁少女,原筱菲的作品当然还离不开她的年龄的痕迹,一个从童话世界中刚刚走出,正在走向花季路上的少女,她的情感世界里,她的思想时空中,她的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当然还带着尚未离手的布娃娃、纸飞机、天使的翅膀、云朵的门窗,尚未告别小蚂蚁、小昆虫、开花的声音、星星的私语……等等,这些童年的伙伴还在她的身后跟随着。然而,她已经明白了这些伙伴的真正存在位相,懂得了这些伙伴与自己的本质关系,所以,她已经不再睡在童话的南瓜马车里,不再在梦里参加花草蜂蝶的舞会了,她正在告别这些伙伴们,正从童话的蛋壳里探出头来,张望着童话外面的那些属于成人人们的、神奇而陌生的天空。

如果说当年冰心写给小读者的那些小诗、散文诗是一个成年人在为孩子们编织童话与梦境的话,那么原筱菲正好相反,她是通过一个小小少女的情感、意志、思想,告诉我们成年人,孩子的所想、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色彩与生命以及被成年人早已忽略甚至遗忘的梦。

从作者使用《时间之伤》中的一节作为全书的内容简介可以看出她的这种心理倾向:“不管世界如何纷扰,我只喜欢静坐在自己的圆心”。成人世界的“纷扰”是作者的准确感觉,而“静坐在自己的圆心”的愿望也只能是孩子的愿望,在成人的世界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成人的世界里,树欲静而风不止,如何能在自己的圆心得以静坐呢?然而,作者这种愿望并非天真烂漫所致,她知道“时间之伤”,知道“疼痛”,所以,她愿望着那些都“于己无关”。

这种愿望看似一种天真的固执,其实不然,这是作者企图坚守的一种涉世的梦境,我们在全书中经常会与这种梦境相遇。“纸的世

界连枷锁都是纸做的，因此谁都不会失去自由”（《和一个纸人的相遇》）。“我把雨滴击落的树叶收藏在风的口袋里，把自己变成一枝含苞的蓓蕾，安静地开在一只避雨的花瓶中”（《寂寞的美丽》）。“我可以安静得睡眠迷朦，温暖在一朵安静的火焰里，在似梦似醒的那个时空，心和爱重复着一次次小小的跳动”（《温暖在一朵火焰里》）。“其实我与这个世界的交融只需要一半就好，这断续的一半仍能连续成独立的篇章。而另一半属于我自己，属于尘世之外的独立风景”（《没有丢失任何情节》）……等等，俯拾皆是。

之所以这样，也许是这个孩子较为早熟，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了“天边，是一个虚词，一抹流云就可以挡去它的边际”（《自己的草原》）。所以她相信：“我被色彩笼罩，绕过春天的晓梦，在这花瓣浮动的河流里，幸福，是一次近在咫尺的守望”（《近在咫尺的守望》）。然而，尽管她对于这个成人的世界充满戒心，所以她只想“躺在茂密的细草里，让绿色遮挡去身边的一切”，满足于偶尔的蜂蝶到来，为自己带来一些远方的信息。可是，毕竟青春年少，她还是无法遏制对于外面世界的好奇心，她还是不能掩饰自己飞翔的欲望：“我想游历陌生的世界，让天空多一份清脆的啼音，也呼唤春天和雨水，呼唤风和日丽的早晨。我想飞，飞出自己，飞成蔚蓝的天空，即使不能成为飞鸟，也要做一只会思想的鸣蝉”（《想飞的鱼》）。“我一直都幻想着飞翔的感觉，羡慕鸟的轻盈，也时常在梦里振翅，总是有一个扛梯子的人把我接下来。有些愉悦，有些惊恐”（《瞬间便是永恒》）。“我要出走一次，告别华丽的衣裳，像一次美丽的蜕变；告别肉体，让人们无法识别我的影子；甚至也告别灵魂，我不能总是在顽固的思想里一成不变。还要告别叶子和秋天，让我的飞翔里，看不到翅膀和风”（《美丽的蜕变》）。

从以上的心理信息看来,我们不难把握作者对于自己如何走进这个陌生的成人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想坚守在自己的“圆心”静坐,另一方面却渴望着告别过于早熟的思想完成一次蜕变,能够在这个世界实践“飞翔”。

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一个孩子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必然心路历程。原筱菲通过她的散文诗作品,毫不掩饰地、富有才情地、绮丽地记录和展现着这个过程。

二

由于作者没有给作品标明写作日期,让我们无法准确地看出作者的成长轨迹,仅从作品的完成度判断,上述的这种矛盾心理的出现应该是在近期,而那些明显存在未完成痕迹的作品,应该写于早期。在早期的作品中看不出这种冲突,更多的是一些保留着童话色彩的心情。就书中全部内容看来,后面部分的大多数作品应该属于早期的创作,如第六辑、第八辑、第九辑、第十一辑、第十二辑中的许多作品就是如此。

在第四辑里的《仲夏夜之梦》这一章,应该比较典型地体现着她的具有童话色彩的散文诗的特点。“梦里,窗外的萤火虫提着绿色的小灯为我巡夜,一片叶子划开了凝固的夜色。牵着呓语在小径上漫步,闲云抹去了半个月亮。一只夜鸟弹掉了一根羽毛,我骑在羽毛上,在星光下旋转。昨天,围墙外的那株樱桃红了,那欲滴的甜美醉了我今夜的梦”。这里的童话并不是纯粹的童话叙事,它与现实世界的存在是叠合的。这一特点在第六辑到第十二辑的那些具备童话因素的篇章里同样存在。不过,后面的那些作品有的显得未完成,只展现断面性的、单纯而平面的叙事,如《北方童话》、《冬眠》、《黄昏的黑

蝴蝶》、《草地里的纸风车》、《梦是一枚红苹果》、《行走的果子》、《天使的魔镜》、《梦是一丛幽兰》等,而《圣诞末班车》、《世界不过是一条路》、《滑过彩虹的女孩》就写得完成度更高,让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谐和共在,显得极美。

然而,无论完成的还是未完成的作品,原筱菲所展现给我们的那种离奇的想象,可爱的幻觉、梦境等都极具其年龄与性别的叙事特征。她通过作品体现着自己的思想在现实和童话的世界里自由进出,让我们看到一个从童真无邪走向花季少女多彩纷繁的心灵世界。请看:“红松鼠和火狐狸从山那边悄悄跳到梦的树旁,一个在叩问,一个在倾听”(《北方童话》)。“圆头圆尾的车身就是一个飞驰的大包袱。我们拥挤在里面,是一个个透不过气来的礼物在雪路上飞奔,向自己的家馈赠……/我,是爸爸妈妈等待已久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嘻嘻,一定不要投错了哦”(《圣诞末班车》)。“黑蝴蝶……一定是因贪恋夜色,忘记了回家”(《黄昏的黑蝴蝶》)。“飘上彩虹的长桥,七彩的乐音为我引路,甜蜜的是清爽的水汽和清爽的心情。穿着七彩的吊带衫和七彩的泡泡袜,婉转的风是我多姿的裙摆,是我夏季里轻盈的飞舞和浅浅的微笑”(《滑过彩虹的女孩》)。“让我变成了一只贪婪的虫子,从果实的甜蜜里穿过,穿过幸福的果核,并噬尽夏日里所有的阳光”(《梦是一枚红苹果》)。“天使飘落的羽毛化成行走的阶梯,我在月光和露珠的掩映下,向一个午夜登临”(《天使的魔镜》)等,这些从无邪的世界里生发的梦境,把我们带入了五彩的童话宫殿,这个世界当然属于只有纯真少女才能抵达的神秘园。

三

当然,我们即使看到了原筱菲营造的属于她自己的童话神秘

VI

园,同时也从这个神秘园里看到了一个孩子成长的孤单情绪。比如,她写“影子”,把其当作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因为影子一直陪她开心,陪她懊恼。但她还是担心:“不敢想象它离开后我会是怎样的寂寞”(《影子》)。她对影子似乎很敏感,作品中多处写到影子。“我是继续前行还是回转?伸缩的影子犹豫不决。影子深处是一个无法逃遁的家”(《街灯清脆》)。“世界简单到只剩下一堵墙壁,无需着色,已经涂满了影子的色彩,这幅画只有我——一个背着阳光静坐的人才能看得到”(《背对阳光静坐的人》),等等。正是因为孤单,让她对曾经感到烦躁的夏蝉也有了怀念,回忆起那些美好的夏夜“都和夏季和鸣蝉有关……”,当远离鸣蝉的她,一个人看星星的时候,她告诉我们:“独坐在星光下,空寂得能听得到星星眨眼的声音。鸣蝉,已经成了一种遥远和渴望”(《沉默的夏蝉》)。她从小一盏孤灯下归来,“我在夜色中招手,想握住一些清冷的空气”,而那些静夜只能让她感到“无奈地漂泊”(《黑夜降临》)等。

针对她的作品中出现的这种不应该属于幼年孩子的孤独感的问题,由于我对于原筱菲的家庭情况、成长环境一无所知——我只是跟她在北京见过一面——为此,我特地打电话给她,向她确认一下具体的缘由。而她的回答也不是很明确,并没有或者不愿意告诉我具体的什么。不过她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父母为了谋生,她从小就被父母带着走过了很多城市,没有固定的伙伴,所以,她就养成了自己一个人爱看书的习惯,在书里寻找到了许多乐趣。我们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想象出她的某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那种环境,造成了她必须过早地面对自己一个人的世界。

记不得是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没有童话,幼小生命的世界将会是暗淡无光的。是的,童话让所有的童年五彩缤纷。原筱菲这

一代的孩子,成长在我国走向繁荣与强盛的大发展时期。许多父母的打拚,就是尽最大努力要为孩子提供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即使很多父母生活过得还很艰辛,也会尽最大可能为孩子创造一个温馨的成长环境。因此,同样写到火,与《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那个女孩在火柴光中取暖的凄凉世界就不同了。原筱菲的世界是烛光,她点燃烛光,只是为了“去经历一个陌生的小世界”。这或者是为了追求浪漫?也可能是由于父母忙得无暇答理她?或者是现实的某种不如意?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的小小孤独的缘故。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孩子无论是什么原因,即使因此感到孤单也不失去美好的梦境。父母尽最大可能为自己提供了可能提供的生活条件,即使生活并不富足,甚至清贫,而父母为自己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让她感到了生活的温馨,从而使她能在自己点燃的烛光里,“安静得睡眠迷朦,温暖在一朵安静的火焰里,在似梦似醒的那个时空,心和爱重复着一次次小小的跳动”(《温暖在一朵火焰里》)。

即使这样,我仍然不想在此肯定大人们可以把繁忙或者无奈作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借口,除了给予孩子提供可能提供的物质之外,只能让孩子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或者另一种情况,有的父母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为了寻求好一点的生存条件,或者为了让孩子能够有好一些的受教育环境,就把孩子带到了城市,但只能在城市社会的底层中漂泊,为了打工或者经商维持生计,造成无暇考虑或者无力顾及孩子的心灵成长环境。父母在城市到城市的漂泊中没有固定的居所,就会使孩子找不到更多童年的亲密伙伴,这样更容易让孩子必须过早地去面对自己一个人营造的世界。而这样,会让很多孩子过早地遭遇孤独。造成原筱菲的孤独属于哪一种原因不得而知。总之,无论什么原因造成了她的孤独感,处于孤独感中的孩

子,有时会产生某种使坏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在孩子的世界里却不受犯罪感的约束。比如,冬天,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她的坏主意显得既可爱又可叹。她看到“一只鸟缩着头疾飞,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它是急着回家过年吗?真想用石子把它击落,然后给它包扎、救治,再让它陪我做冬天里的朋友。/一脸坏笑目送它远去,这个冬天在我的视线里变得空无一物”(《冬天的局部》)。这只有孩子才会想出来的解决孤单的法子。因为没有伙伴,希望这个空无一物的冬天有伙伴陪着,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使坏的冲动。在这里,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童话的天真,让人掩卷深思:究竟是什么把孩子逼出这种使坏的想法呢?

当然,让原筱菲产生孤独感的原因,除了可以考虑到的上述的某种原因之外,还有跟她的早熟和内向的性格应该有很大的关系。从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是极其慎重而早熟的,也是十分内向的孩子,她似乎喜欢自己跟自己呆着,思考着。比如,她毫不隐瞒地写自己的慎重与困惑:“花季的男孩女孩模仿大人在花朵的深处练习牵手、拥抱,不知这是一种浪漫还是颓废,更不知这是拥有还是挥霍?/我记起早熟的果子总是被虫咬过的,迟开的花朵会不会错过花期?”(《烛光里的一幕幕青春》)。她写自己的内向性格和自持的秉性:“我的粉红深居在内部,是石头里的桃花。有时冷若冰霜,有时坚硬无比。我不轻易释放芳香,整理好自己的花瓣,带着所有花朵的味道,就这样久远地贮存”(《坚硬的桃花》)。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她就自己琢磨着幸福的应有形态:“推开云朵的门,把碎星关在门外。一个人,走进去是梦,走出来是醒”(《幸福的流向》)。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原筱菲的童话世界,是由于现实生活的某种缺失促使她为自己营造了一座心灵的宫殿,她总是自己

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相关、相处、相互完成。她与流萤、花朵、星星、鸟儿、虫草的对话是丰富的，也是封闭的。她不是把自己当作童话世界的主人，她只是一个在现实与童话之间进进出出的游客。这些构成了她的心灵场景。而这种场景，正是像她这种年龄段的女孩，即从童年向花季少女过渡时期的女孩才能看到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她的作品是忠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而抒发的。

四

然而，童话对于一个人，只能在童年的梦境里兑现，人是要成长的，这个过程是生命的必经之路，无法拒绝，也无法回避。问题是面对这种过程，有的人可以脱壳蜕变，有的人却背着没有蜕尽的躯壳挣扎一生（如顾城）。那么，原筱菲会是怎样的呢？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某些属于未来的信息。

其实，我们有理由认为，原筱菲在创作这些散文诗作品时，已经啄破了童话的蛋壳，正在伸出充满好奇的小脑袋，观望望着成人们的天空，并且逐渐坚定着自己的行走信心以及对于未来的期待和热望。这种信念的力量来自于何方？会不会与她的从小跟随父母“漂泊”有关呢？对此笔者不敢妄加断言。

但是，她的这种思想信息在她的作品中是比较明显的，她对自己说：“我要从所有的虚构中走出来，回到温暖的现实”（《站在花枝上遥望》）。可是，她却马上感到不适，发现“只有冬天最贴近现实，它让我透过白雪，照见自己的空洞”（《谁会对一枝枯蒿倾诉》）。为此，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惶恐：“而我尚未成熟的翅膀总扇不懂更多的世俗，飘忽的世界，我无法追赶和捕捉”（《画室或琴房》）。她所惶恐的还不止是成人世界中许多无法理解的世俗，还看到了成人世界的

伤痕以及与童话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与自然世界紧张的生存关系。“好多完美的细节都掩盖在汽车的呼啸声和你无法回避的嘈杂声中。一个春天的生动,就这样迷失在飘满尘土的阳光里”(《叫醒麻木的耳朵去倾听》)。“我看见失去重心的飞翔越来越多,被修剪过的树越来越多,黄莺和翠鸟却越来越少,婉转而真实的鸣叫也越来越少。/城市,像一截高大无比的树桩,在森林之外耸立,天空如一张白纸遮挡了另一半世界”。所以,她多少有些担心,“如果我也可以飞,我能否洞穿那一幕幕苍白?”(《洞穿苍白》)面对这种情况,她有时选择的是再一次把头缩回童话的世界去,天真地想象着“更改开花的意义和它简单而通俗的一生,让枝蔓无限延伸,蓓蕾层出不穷;……让青青的果子只为妆点花香,让花瓣永葆娇艳,不再脱落;……艳丽的色彩不让任何一个季节苍白”(《更改开花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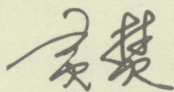
可是,令人欣喜的是,这个孩子是坚强的、自信的,她不会总是躲在童话的蛋壳里幻想着。她提醒自己:“何必让幻想经历太多的磨难?拥有现在,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彼岸花》),并进一步鼓励自己:“还是脚踏实地地行走吧,路有多长梦就有多远。寂寞时就看看天,也可以让鸟把我的幻想衔走,只一瞬间便是永恒”(《瞬间便是永恒》)。正因为她具备这种心理素质,这种决心,所以,尽管她似乎还懵懵懂懂地认识到:“而那朵小花依旧颤抖,也许它开得没有理由,也不是季节”(《谁会对一枝枯蒿倾诉》)。可她相信,人的一尘不染的心情会感染这个世界:“就像一辆推着天真嬉笑的孩童的童车,经过一群表情漠然的人群,他们的脸上也会绽放出一丝阳光般的笑容”(《花仙子》)。她不仅仅自己如此地想着,她似乎还想要告诉成年人:“别再在遥望中茫然了吧,静下来回到一个细节,那里会有你以为失去了的花香在静静地等你。/我们背离芳香并不是太久、太远”

(《花仙子》)。

以上这些分析,我只是停留在罗列这本书中所提供的这个孩子心灵世界的相关信息层面,不想就太多的具体问题的关联性思想展开分析,因为那样做既不合适也是极其危险的,这样会限制了一个孩子成长的可能性。我不主张过分拔高有天赋孩子的才情,那样只能造成拔苗助长。原筱菲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诠释可能性的信息,应该留给这个孩子的成长自身去完成是最合适的。当然,我们无论怎么说都应该肯定这个孩子所具有的极高天赋,她的驾驭语言的技巧、丰富的想象力,情感节奏的把握能力,思想信息的揭示能力等,这些都是过人的。而我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才情之所以能够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是因为她选择了最适合承载自己情感与思想的文学体裁——散文诗。只有散文诗才能让人的才情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发挥。

尽管我们这位可爱的孩子在作品中还流露着与自己的年龄不相吻合的成熟与深刻,比如,她告诉我们:“走近河水,观望幸福的流向。波浪的镜子里,时间只是一个倒影,我照见了自己空洞和水草般简单的伤”(《幸福的流向》)。但是,我们坚信,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苏醒的华年洋溢在春风里,闪着最昂扬的光。而后静静期待,期待蝴蝶将要带来的斑斓的心事”(《斑斓的心事》)。

让我们充满期待地关注这个美好的孩子的健康成长,成为未来中国文坛、散文诗坛的一颗璀璨的星座。



(本名林美茂,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2009年11月29日 草于睡云斋